



水
經
注

ル 5
1554
11



185
1554
11

水經卷二十三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 酈道元撰

陰溝水 汧水 獲水 朱無二字

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瀆蕩渠 官本日按蕩近刻訛作蕩下同案朱趙作蕩孫校曰太平寰

宇記陽武縣有葭宕渠即汧河之別名一名通濟渠又陽武故城在縣東南二十八里

陰溝首受大河于卷縣 官本日按于字近刻訛在大河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于字當移在大

河之下 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 史記秦莊襄

王元年蒙鶯擊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疑即鶯所築也于

事未詳故瀆東分爲二世謂之陰溝水京相璠以爲出河之

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隊當作隧然古亦通

用右瀆東南逕陽武城北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右溝東西逕陽池城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右溝當作右瀆東西當趙增又字刊誤曰東南絕長城東南上落又字逕安

亭北又東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

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離作

王宮于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于衡離者也郡國志曰卷

縣有垣離城卽史記所記趙作韓獻秦垣雍是也又東逕開

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右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

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葑蕩渠梁溝既開葑蕩渠故瀆實兼陰

溝浚儀之稱故云出陽武矣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出武陽又

字刊誤曰武陽東南逕大梁城北官本日按近刻脫東左屈

與梁溝合官本日按溝字近刻訛在屈字下案朱訛趙改

斷故渠引水東南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

會左瀆東導者卽汲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

葑蕩渠也官本日按渠近刻訛作者案朱同趙增渠不刪

字當東南至沛爲過水

陰溝始亂葑蕩終別于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水朱無水

謝云一作受沙于扶溝縣許慎又曰過水首受淮陽扶溝縣

葑蕩渠不得至沛方爲過水也官本日按此二十五字原本

曲過間之下過水又屈東逕相爾雅曰過爲洵郭景純曰大

水洸爲小水也官本日按近刻洸作溢下呂忱曰洵過水也

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官本日

刻訛作字案朱訛趙改刊羊虎碎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

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餘殆不可尋過水又東南逕

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隙郭官本曰按近刻作璣郭

案朱趙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鄢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

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

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官本曰按食士下近刻作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九

字蓋後人據左傳之文所改案朱趙同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

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地為楚莊所并官本曰按近刻脫莊字案朱趙無故

圜稱曰大棘楚地官本曰按楚近刻訛作也案朱訛有楚

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有過水又東逕安平縣故

城北陳畱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敦蠢易以統

御過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

矣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

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過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

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溫令延熹中立過水又

東逕武平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案朱城之西

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官本曰按近刻脫令字案

令字隸釋校後漢書本傳云永和初遷尚書令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

之後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朱虞作康趙改

刊誤曰箋曰康一作虞按後漢書本傳注引此文云虞

仲之為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趙改

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為縣獄吏治存寬恕嘗曰于

公為里門子為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為九卿趙

改未刊誤曰箋曰宋本作亦不失為九卿按後漢書本傳作

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隸釋引此文云子孫未必不為九卿今

校正 故字詁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于此終

以武平華夏矣過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圈稱曰襄邑有蛇丘

亭故廣鄉矣官本日按近刻脫廣字案朱改曰廣世後漢

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摯填為侯國即廣鄉也過水又東逕

苦縣西南分為二水枝流東北注于賴城入谷官本日按注

訛在東北上謂死過也趙謂改為刊誤過水又東南屈官本

近刻訛作又南東屈案朱訛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

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

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一本列道徑趣廣

鄉道西門馳道西屈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過水又東北

屈官本日按東下近刻衍而字案至賴鄉西官本日按近

案朱脫趙增朱賴作賴趙改刊誤日箋曰賴當作賴賴鄉下落西字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

于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仲彭生官本日

脫仲字案朱趙無刊誤日有謂叔下脫會晉卻缺于承匡

仲字者非陸氏釋文云仲衍字石經亦無案朱趙

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者官本日按近刻訛作也案朱趙

謀諸侯之從楚者今鈔京相璠曰今陳畱襄邑西三十里有

變作也字則其義乖矣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陳畱風俗傳曰縣

故宋也趙作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

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趙刊誤日箋曰徒舊本

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朱箋日後漢書陳王鈞坐

縣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鄆隸之官本日按近刻脫十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日自上落十二年三字命以嘉名

黃省曾本校補隱當作偽漢書陳畱郡有偽縣

日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

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柘令許君清德頌石碎字案惟此文

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臺令許叔種碑官本曰按近刻臺字種字互訛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廣平國有光和中立又有漢陽臺縣許叔臺當作許叔種字倒互耳

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嬰字虞卿司隸校尉之子建寧

元年立朱作六年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元年按建寧止于五年元年為是餘碑文字碎滅不

復可觀趙作觀當似司隸諸碑也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

泛則四周隍堊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鄉城南其城

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比案朱

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中官管霸

祠老子官本曰按中官近刻作宦臣案朱中官作尼宮脫

按孫潛校命陳相邊韶撰文官本曰按近刻脫文字案朱

釋云老子銘篆額在亳州苦縣苦屬陳國故其文陳相邊韶

所作碑云延熹八年八月帝夢老子尊而祀之帝紀此年春

冬兩遣中常侍至苦祠老子水經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

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國相王璋乃銘紀遺烈蓋威宗方

修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竝作碑表此石立于延熹無疑杜

子美云苦縣光和尚骨立誤也一清按注無立碑年月碑云

延熹八年八月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側魏文帝黃

初三年經趙作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

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

九井焉又北過水之側又有李母廟官本曰按李下近刻衍

誤曰箋曰克家曰舊本作李母前廟老字案朱衍趙刪刊

疑當作李老君母廟按老字衍文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

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

子生子曲過間趙釋曰一清按晉書地道記云曲仁里老子

陽扶溝縣浪蕩渠不得至沛方為過水也二十五字趙釋曰

全氏曰此二十五字疑是注首扶溝縣下之錯簡今次于此

移前扶溝縣下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

邊詔老子碑文云官本曰按文近刻訛老子楚相縣人也相

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官本曰按賴下近刻

過水處其陽疑卽此城也官本曰按疑近刻訛作然案自

是無郭以應之過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

十二趙作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譙城頓而還是也朱

日孫云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王莽之延

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注焦譙城夷城父也

成亭也魏立譙郡沱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

注過過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

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關雙峙高一丈六尺橫櫺

及柱皆雕鏤雲矩官本曰接近刻訛作炬朱謀璋云當作烟

案朱趙作炬趙刊誤曰箋曰上學恩已碎闕北有圭碑題

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

立碑陰又刊詔策官本曰按詔近刻訛作石案朱訛

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麤拙不匹光

武隧道所表象馬也有騰兄冢官本曰接近刻作有兄騰冢

舊本作騰兄冢按司馬彪續漢書曹節四子長伯興次仲興

次叔興騰字季興所謂騰兄則伯仲與叔也騰更無弟吳本

作兄騰似誤又騰少除黃門從官自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

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亦未嘗為潁川太守也按隸釋載此

文正作有騰兄冢伯仲叔季騰最知名餘則有字而無名三

國志魏書曹仁傳云仁太祖從弟裴松之註引魏書曰仁祖

衰潁川太守斯其人也朱氏乃以騰未嘗冢東有碑題云漢

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趙釋曰

魏志曹仁傳裴松之註引魏書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

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侍

中官本曰按侍上近刻衍引字案朱遷長水年三十九卒

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

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

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官本

曰按近刻脫春夏二字案朱脫趙增刊秋冬射獵以自娛

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

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故宅

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碑之東北過水南有譙定王司

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

柱高丈餘半下為束竹交文作制極工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制作乃士字誤當云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

州朱楊作楊趙改刊誤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

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過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

枕道有碑官本曰按近刻重冢南二字案朱碑題云漢故

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字伯靈官本曰按伯近刻訛光和六

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年化趙刊誤曰箋曰

即造碑故吏姓名也按隸釋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

引此文作年化年亦姓也趙釋曰一清按隸釋云漢幽州刺

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人史朱君之碑有陰在亳州朱君名

龜石有碎落不能詳其官闕其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

益州蠻又為幽州刺史禦鮮卑爾靈帝光和六年卒後漢西

南夷傳蜀郡都夷反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李顯發板楯蠻平之碑所載與傳合 過水東

南逕層邱北邱阜獨秀巍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過水又東

南逕城父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城下落北字 沙水枝

分注之水上承沙水于思善縣世謂之章水官本曰按章近刻作漳下同考

章水又見渠水注內亦無故有章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

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城父下落縣字 側城東北流入于

過過水又東逕下城父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城父聚者

也過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

垂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山松郡國志曰山桑縣有垂惠聚即

此城也過水又東南逕過陽城北臨側過水官本曰按注內言臨側者不一

朱謀璋云當作側臨非也 趙刊誤魏太和中為過州治 官

曰按近刻脫過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云後

魏孝文帝置過州理山桑城其地後入于梁復入魏改為譙

州治上疑落過字以蓋表為刺史後罷州立郡官本曰按

舊本作立碑吳本改為立郡今考原本作郡非吳所改趙

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罷州立碑吳本改為立郡按魏書地形

志譙州景明中置過陽郡孝昌中陷領南譙趙帶過 趙作成

郡過陽縣屬焉此即所謂罷州立郡者也

過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

為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按本傳昌由 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

桑者也趙釋曰危林曰闕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僞

若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糧過水又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

崩礮夾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閒又東南流逕荆山北官本

近刻脫北字案朱趙無 而東流注也

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

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北朱趙無北字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

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脈涓注耳東南流逕

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疑食邑于此

城東南有一碑碑文悉破無驗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

元年義士門生沛國蕭劉定興立官本日按士近刻訛作北

琦美云下有義城北字是城字之誤隸辨引此文作義士按

義士猶今云信士宋避太宗諱改義為信至今因之又朱箋

日謝云蕭下疑有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

亭官本日按此下近刻非也今城內東側猶有山亭桀立陵

阜高峻非洪臺所擬十三州志所謂山生于邑其亭有桑官本

日按亭近刻作庭因以氏縣者也郭城東有文穆冢碑三世

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候擢拜侍中

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畱三郡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四郡

日部當作郡趙釋日一清按所歷止光和中卒故吏涿郡太

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陂水又

東南逕瑕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即此城

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

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日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

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

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

之圓城非又東南逕義成南官本日按成近刻訛世謂之楮

城非趙釋日一清按水經渠水篇云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

入于淮此篇注云過水受沙水東南流逕荆山左合北

肥水又東注于淮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十五里有渦口城

又東北四十五里有向城即過水入淮之處與漢志合故道

元以經言下邳淮陵入淮為非此義城即沛郡之義成縣胡渭云義成故城今名拖城顧祖禹云渦口城今訛為菴城過菴音韻聯而注又有楮城之目殆字形之變耳

又東入于過過水又東注淮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

汭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

陰溝即菴蕩渠也亦言汭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官本日按沁原

本及近刻訛作泌今改正案于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汭

故汭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官本日按濟近刻訛作汭汭承旃

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河南

郡滎陽縣下水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于大

梁北又曰浚水矣故圈稱著陳畱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

也又東汭水出焉故經云汭出陰溝于浚儀縣北也趙釋曰一清按

禹貢雖指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蘇氏傳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汭世謂隋煬帝始通汭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汭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汭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汭沂河可以班師則汭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汭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為滎而陶邱而荷而此論閭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為滎而陶邱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菴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

故漢志謂滎陽有菴蕩渠首受沛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
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鄭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
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
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即汜水則春秋
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為澗澗本汜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
不善于酈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
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非禹引而
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
見禹貢之書為出禹之後頗自幸其考訂比蘇氏差詳矣按
河渠書有自是之後四字百詩據此判鴻溝非禹迹真老吏
斷獄手而愚更有進者謂由泗入荷由荷入濟是矣而自陶
邱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為禹迹乎謂滎陽
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以蓋竟青
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于濟濶之間求之蓋竟青
徐揚之處則浮濟者沂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
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
于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而非陶邱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
通河者潔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
又曰黃文叔云菴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濶悍
難行平地故釀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
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故

其勢易決蓋非獨菴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
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水
門使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
以舟楫之利也荷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菴蕩哉其曰禹塞淫
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權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欲
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于禹而世不之察也河渠書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
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
以證徐州達 汜水東逕倉垣城南即浚儀縣之倉垣亭也官
本
曰按浚儀近刻訛作大梁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陳畱郡浚儀縣下云故大梁續志亦云浚儀本大梁是未嘗
以大梁 城臨汜水陳畱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荀晞之西也
官本曰按荀晞近刻訛作荀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邈走
晉書列傳是荀晞朱箋既引晉書尚仍荀字之誤何也邈走
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讚代據倉垣斷畱運漕汜水又東逕
陳畱縣之鉞鄉亭北陳畱風俗傳所謂縣有鉞鄉亭即斯亭
也汜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靈壽光扶風人死于

江陵胡岡家岡殞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于此縣寄書與

岡官本日按與近刻訛岡發視之惟有履存案朱趙同汲水又東逕鳴

雁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雁者也杜

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雁亭汲水又

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汲北一里

周五里雍丘縣界汲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孫校曰其故渠在

復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作亂引水南通睢水

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汲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為落趙

洛下同架口西征記曰落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

二里汲水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

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逕大齊城南陳畱風俗傳曰外

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畱風俗傳曰縣有科稟亭

是則科稟亭也官本日按科近刻訛作料案汲水又東逕

小齊城南汲水又南逕利望亭南風俗傳曰故成安也朱趙

有曰字趙刊誤曰箋曰謝云曰字疑官本地理志陳畱縣名

衍按曰字乃陳畱風俗傳文不宜衍日按漢武帝以封韓

近刻訛作志曰陳畱舊名案朱趙志下有漢武帝以封韓

延年為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小司馬曰表在邾志在陳畱

也以為陳畱非也善長亦據本志言之耳一清按地理志邾

川郡本有成安縣分註云侯國也而小司馬以陳畱之成安

當之道元則又兩釋之而不知擇也汲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

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

汲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為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

邑也于春秋為戴國矣孫校曰說左傳隱公十年秋宋衛蔡

文作載

文作載

文作載

文作載

伐戴是也漢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

祖姓祕音響韋昭音符篋反非也今陳畱風俗傳曰秦之穀

縣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菑縣王莽更名嘉穀官本

曰按此下近刻有漢字案朱有趙刪刊誤曰漢字衍文趙

釋曰一清按道元此說非也漢書傳寬傳略梁別西擊邢說

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則秦時已章帝東

名菑縣非自漢始蓋因王莽更為嘉穀而造作是說

巡過縣詔曰陳畱菑縣官本日按近刻脫畱字案朱脫趙

落畱字又按春秋左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戴國

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菑戴聲近故鄭元詩箋讀俶載

如熾菑是其音大同故漢于戴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

國立菑縣可以補鄭注之遺

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趙元作之刊誤曰嘉皇

靈之願朱作故箋曰宋本賜越有光列考武皇朱光作先皇作

列刊誤曰箋曰先一作光其改菑縣曰考城是瀆蓋因縣以

獲名矣汧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

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

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汧水又東逕黃

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汧水又東逕斜城

下續述征記曰黃蒿到斜城五里陳畱風俗傳曰考城縣有

斜亭汧水又東逕周塢側朱無又字趙增刊誤續述征記曰

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汧故溝斬

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泊于此官本日按泊近刻作

故茲塢流稱矣汧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

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

日無以供桑盛湯使毫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于六國屬魏魏安釐王以

封公子無忌

官本日按安釐王近刻訛作襄王忌訛作咎案朱訛趙咎改忌餘同釋曰朱氏謀煒箋云史

記云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此云襄王誤也號

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

朱作四箋曰一作西趙改西

里泝水又東逕神坑塢又東逕夏侯長塢

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魏武帝紀袁

術退保封邱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太壽地無考大約在寧陵襄邑之間

又夏侯惇傳領陳留濟陰太守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此夏侯長塢蓋以惇得名續

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泝水又東逕梁國睢

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

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泝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

立官本日按近刻脫中某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

按熹平是漢靈帝年號此云熹平君知有脫誤也宋本亦然其墜失久矣按全氏云錢遵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樹碑本

王本熹平下有中某二字從之案朱脫趙增以旌厥德朱作進箋曰宋

刊按近刻脫其字案朱脫趙增以旌厥德朱作進箋曰宋

改旌前有獅朱趙子天鹿累博作百達柱入所官本日按近

訛作樹案朱脫訛又博作博趙增改刊誤曰箋曰博宋本

博按隸釋載此文作累博作百達柱黃省曾本同惟誤以

博為荒蕪頽毀彫落略盡矣

又東至梁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秦陽郡高帝五年為梁國續

四縣碑以淮陽國為淮陽郡正蒙縣為獲水官本日按獲原本

相類後獲水出泝水于梁郡蒙縣北而泝水出梁郡郟餘波南

縣可證此乃為獲水甚明今改正案朱作泝趙改泝

入睢陽城中朱睢作淮趙改刊誤曰淮陽當作睢陽漢西京梁

唯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是也

汜水又東逕貫城南

官本曰按貫近刻訛作貫案朱俗謂訛趙改刊誤曰貫城當作貫城

之薄城非也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貫城也

官本曰按貫近刻訛作貫案朱訛

趙改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

以為貫也云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以案朱趙作以非此也今于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

考文準地貫邑明矣非毫可知

趙釋曰一清按毫與上薄字同音

汜水又東

逕蒙縣故城北

官本曰按蒙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違今改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違縣當作蒙縣

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汜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居之本

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

之沒杜門于此邑矣汜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睢陽城

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

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熹平五年立城東百步

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

誌不知何時建也汜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

疑即蒙毫也所謂景薄

趙作毫

為北毫矣

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此案朱訛趙改

椒舉云商湯有景毫之命者也闕駟曰湯都也毫本帝嚳之

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

是也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毫

與葛為鄰是即毫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

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

官本曰按陵近刻訛作陂案朱作陂箋曰寧陂據郡國志當作寧

陵乃葛伯國也趙改陵

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毫南

毫在穀熟北毫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

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

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

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邵長卿按行水災因

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官本

池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釋曰全 氏曰按漢志徵屬左馮翊不屬右扶風 然不經見難得而詳

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莫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

然則周朱有穆字箋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

戎之國葬于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

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朱

先箋曰孫云當作 世謂之趙改世 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

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

問道家官本曰按問近刻訛作問 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問當作問隸釋校或言潁川或言產

蒙初建此城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

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

怪之明則祭朱箋曰當作 登趙改登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

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

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

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熹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喜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

喜當作熙按 當加心作熹 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

于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

邱官本曰按近刻覃訛作譚邱訛作思 案 朱作思箋曰當作田趙改田覃竝作譚知至德之宅兆

實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

祠灌朱箋曰一作致祀祇懼之敬趙釋之敬肅如也國相東

萊王璋字伯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義案朱訛趙改刊誤

少府曰後漢書黨錮傳王璋字伯儀東萊曲成人

卿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

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官本曰按近刻作

同趙改有仍經刊誤不能不書存耳官本曰按近刻作存

日有黃省曾本作在焉案朱趙作焉

獲水出汲水于梁郡蒙縣北孫校獲改雉曰說文雉字犬聲雉

漢書地理志曰獲水首受留獲渠官本曰按獲水下近刻有

字並係衍文案朱趙同留趙作留釋曰一清按漢志梁國

蒙縣獲水首受留獲渠汲水注云汲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

故城南爲留獲渠道元是注蓋割裂班志又雜引闕說以成文殆好博之過也亦兼丹水之稱也竹

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朱作緩箋曰今紀年于丹水之

上又曰宋大水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宋大夫案

本元是丹水壅不流蓋汲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官本

水字近刻訛作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出水南有漢故繹幕令匡碑匡字公輔

魯府君之少子也碑字碎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

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

志曰蒙澤在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殺閔公

于斯澤矣獲水又東官本曰按獲近刻訛作汲案朱逕虞

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于

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盛允

墓碑官本曰按近刻脫碑字案朱脫趙允字伯世官本曰

增刊誤曰墓下落碑字隸釋校補按允近

水二十三

刻訛作公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公當作允盛允為司徒在桓帝延熹三年見范史桓帝紀何焯云當作盛兒見姓氏急就篇然當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以史為正

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除郎累遷司空司徒

延熹中立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頽基構可尋獲水又東南逕

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宋景公遊

于空澤官本日按近刻脫宋景辛巳卒于連中大尹左師興

空澤之士千甲朱箋曰千甲左傳杜預注謂甲士奉公自空

桐入如沃宮者矣獲水又東逕龍譙固官本日按近刻脫東

趙同趙釋曰一清按龍譙國未詳寰宇記亳州下云後漢熹

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以為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

五十年亦當復見後如其言及文帝即位黃初元年前漢書

舊都立為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號為五都事見後漢書

方術傳及三國志魏文帝紀熹平之朝譙尚為縣屬沛國占

候者即云其國若豫知當塗受命改制之事史氏多誣此其

矣又東合黃水口水上承黃陂朱無水字趙增刊誤下注獲

水獲水又東入櫟林世謂之九里柞朱作祚箋曰祚宋本作

柞為櫟河內人謂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

滅魯頃公亡遷下邑又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兄澤軍于下邑

官本日按兄澤近刻訛作弟周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

按項羽本紀云呂后兄高帝紀亦云呂后兄非弟也且是周

呂侯名澤周呂其高祖敗還從澤朱趙軍子房肇捐地之策

封國非名周也收垓下之師陸機所謂即趙有下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朱

作治朱箋曰矣獲水又東逕碭縣故城北官本日按碭下近

舊本作下治案朱行趙刪刊誤曰兩漢志後魏志俱作碭縣無山字按漢志碭

縣下云山出文石續志鈔變其詞曰碭山出文石連作大字

非以碭山名縣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

也山字衍文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

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民

謂藏有神不敢犯神官本日按近刻民訛作萌犯凡到藏皆

潔齋而進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難得見見者云似

狗朱無云字趙增刊誤曰見者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

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碭陂官本日按碭近刻訛作陽

誤曰上承上落水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散流

為零水滾水清水也官本日按為近刻作積而成潭謂之碭

水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

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

待于水旁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

觀之官本日按可近刻作雷月餘復入水也陂水東注謂之

穀水東逕安山北即碭北山也山有陳勝墓秦亂趙增觀字

孫潛校增首兵伐秦弗終厥謀死葬于碭諡曰隱王也穀

水又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

秋縣故城南王莽之子秋也官本日按子近刻訛作子案

作子秋獲水又東歷趙釋曰一清洪溝東注官本日按此下

案朱趙有之字趙東改水按下有脫文南北各一溝朱趙南上

世謂之鴻溝官本日按鴻近刻訛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

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埶縣也朱趙

字朱埶作虹趙改刊誤曰虹為蟠螭音戶公切漢書地理志

沛郡埶縣莽曰貢師古曰埶亦音貢是與虹字有別郡國志

作虹縣斯則司馬彪之異詞非班固之實錄也趙釋曰一清

按此說亦見晉書地道記而顧景范非之郡國志泰山郡奉

高邑劉昭補註曰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紅亭在縣西景帝

北漢志沛郡埶縣莽曰貢師古曰埶亦音貢義並異

三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高后三年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瑋箋云王子侯表景帝三年更封富為紅侯作高后誤一清按索隱曰楚元王傳休侯富免後封紅侯紅休蓋二鄉名王莽封劉歆為紅休侯一云紅即埭縣封楚

元王子富為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蓋溝名音同官本日按音近刻訛作是案非楚漢所分也趙釋曰全氏曰鴻溝史記年表作洪渠漢書音義作洪溝晉志浚儀縣下亦作洪溝則鴻洪字本通故有指此洪溝為鴻溝者善長特起而糾正之

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官本日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雖訛作獲考注云即經所謂睢水也實指此經之文而言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經混作注獲當作睢蓋睢水入獲也注云疑即經所謂睢水蓋指此也

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朱城作縣趙改刊誤曰縣黃省曾本作城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曰山也劉澄之云縣南有冒山未詳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

謂之西流水言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為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右惟是水北注獲水趙無水字更無別水朱無水字箋曰謝兆申云當作更無別水趙增水字疑即經所謂睢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城南舊有石橋耗處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處耗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箋曰耗字疑衍按積石為梁高二丈處耗二字當互易謂水痕減落之處也今荒毀殆盡亦不具誰所造也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十二年楚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撫之士同挾纊官本日按近刻作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同挾纊乃後人據左傳之文所改案朱趙同蓋恩使之然矣蕭女聘朱趙齊為頃公之母卻克所謂

蕭同叔子也獲水又東歷龍城不知誰所創築也獲水又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家上圓下方累石為之高十餘

丈廣百許步經十餘墳悉結石也獲水又東淨淨溝水注之

水上承

朱趙作結朱箋曰宋本作承

梧桐陂西北流即劉中書澄之所謂

白溝水也

官本曰按溝近刻訛作瀆箋曰謝云白溝當作白瀆按蕭縣志云白溝在縣

西北二十里又北入于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

溝字不誤

又北入于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

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但作

名之曰淨溝也按淨淨溝之義如深深渠羈羈水源水涓涓水之類朱氏不察必欲去此重文亦昧矣

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

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詳

也蓋遵育王之遺法因以名焉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餘

波北逕阿育王寺側水上有梁謂之玄注橋水旁有石墓宿

經開發石作工奇殊為壯

朱作莊箋曰宋本作壯構趙改壯

構而不知誰冢

疑即澄之所謂凌冢也水北流注于獲獲水又東逕彌黎城

北劉澄之永初記所謂城之西南有彌黎城者也獲水于彭

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即楚

老趙有父字哭勝處也

朱箋曰漢書王莽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

不食而死時年七十九矣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勝居彭城廉

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

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即殷大夫老

彭朱作彭祖箋曰宋本作老彭之國趙改老彭

之國也于春秋為宋地楚伐宋并

之以封魚石崔子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于邳圯勤魚石于

彭城

官本曰按勒近刻訛作勒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勒孫潛校改勒事在春秋襄公九年

即是縣也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朱箋曰按史記正義

日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

文穎曰穎

作穎趙改刊誤曰文穎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焉朱無焉字趙增刊誤

之穎當从禾不从水日都下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為楚郡封弟交為楚王都

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朱箋曰孫按史記楚元王世家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

王謀反王自殺國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徐州治城內有漢

除入漢為彭城郡官本日接近刻脫將字司徒袁安魏中郎將徐庶等數碑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中郎

下將字竝列植于街右咸會為楚相也大城之內有金城東北

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壘環之小城西又有

一城官本日接近刻脫有字案朱是大司馬琅邪王所修

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閭官本日接近刻說作閭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閭黃

省曾本作閭說文閭門旁戶正韻內中小門也周圻名義考日閭為度閭之閭禮內則天子之閭漢天祿等閭皆謂重屋

也閭為閭閭之閭文翁傳閭閭公孫宏東閭皆謂惟新厥制

門也音義竝異非可混稱下邑閭如初之閭亦同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派朱趙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

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塼壘宏壯堅峻樓櫓赫奕

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魏

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邑閭如初官本日接近刻作

閭案朱觀不異昔自後毀撤一時俱盡趙釋曰一清按此

訛趙改堯暄傳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

毀撤由是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間遺

工雕鏤尚存龍雲逞勢奇為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于

其上號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官本日接近刻作

故案朱同趙改刊誤世本日陸終之子其三日錢是為彭

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于此

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襟派帶泗官本日接近刻

脫趙增刊誤曰
東北為二水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
為佳處矣

水經注卷二十三

水經注卷二十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睢水 瓠子河朱趙作水

汶水

睢水出梁郡鄆縣

睢水出陳畱縣西菴蕩渠

官本日按蕩近刻作蕩案朱趙作蕩

東北流地理

志曰睢水首受陳畱浚儀狼湯水也

官本日按狼湯近刻作蕩案朱趙同

言出鄆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畱北城非也蘇

林曰高陽者陳畱北縣也按在畱故鄉聚名也官本日按故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陳畱縣下註臣瓚曰畱屬陳故稱陳畱蓋畱本鄭邑為陳所并是以酈釋高陽為故畱之鄉聚名也使字誤當作故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邱令董

生趙釋曰何氏曰隸釋作董之乃董督之義一清按斯言未安仰餘徽于千載遵茂美工

絕代命縣人長照為文官本日按長近刻用章不朽之德其

略云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

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字無聞而

單碑介立矣官本日按近刻字訛作字陳畱風俗傳曰酈氏

居于高陽沛公攻陳畱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趙釋曰全

其生前未嘗封侯是因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

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陳畱徙涿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二字

畱下落徙涿二縣有鉞亭鉞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為侯

國也趙釋曰一清按王常封山桑侯不聞在陳畱也豈由鄉亭進封而史傳失之乎睢水又東逕雍

邱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

滅杞秦以為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

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因築其表為大城而以

縣焉官本日按因近刻訛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

陂陂方四十里右則姦梁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

雍邱城北又東分為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水官本日按

近刻訛作之案朱訛東合洛架口官本日按近刻口上水

上承汜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東逕襄邑

縣故城北又東逕雍邱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

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鄆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

里故經有出鄆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

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

東過睢陽縣南

官本日按東上近刻

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心禦華

向于橫官本日按近刻作樂大心豐愆華控禦華向杜預曰于橫蓋後人據左傳增加四字案朱趙同

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

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

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

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武王案朱趙作武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趙

武王案朱趙作武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釋

日一清按尚書序史記周本紀宋微子世家皆云昔宋元君

周公承成王命以封微子于宋注云武王誤也

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于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

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于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為

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為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為梁國趙

釋曰全氏曰閻若璩云睢陽是梁都而班志置之第八其第一

縣乃碭也按秦立碭郡則碭縣乃秦之治所及漢改治睢陽

孟堅或仍秦地圖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為梁王太后之

舊而未及改正耳

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寶多擬

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遊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榭勢竝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

必曰睢陽曲官本日按近刻脫曲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劉昭補註郡國志引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三

十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創傳由此始也城西門即寇先鼓

之稱睢陽曲注落曲字

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

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

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

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

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續述

征記曰迺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闕子朱箋曰漢藝文志縱橫家

有闕子一篇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

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

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朱趙

孟作西朱箋曰舊本注及御覽與文選鮑照詩注俱作西霜

唯藝文類聚作孟霜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藝文類聚作孟

霜之集于彭城之東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梁案餘勢逸

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蠡臺即是虎圈臺也蓋宋世牢虎所

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

鮮卑堅戍此臺真頓甲堅城之下不果而還蠡臺如西官本日按

如近刻作而案朱同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

趙改刊誤曰而當作如

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

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

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

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嬪于

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官本日按

此下有脫文趙釋曰朱氏太康九年立碑東即梁王之吹

謀璋箋云此下疑有脫誤臺也官本日按臺近刻訛作宮案基陞階礎尙在今建追

明寺故宮東即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官本日按齊

案朱趙作廣朱箋曰舊本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

作齊周吳本改作廣周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

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涪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

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

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

東出楊之門官本曰按楊下近刻衍州字案朱同趙改楊

州字左陽門趙以左字上即睢陽東門也連屬于平臺則近

矣朱則作側箋曰御覽引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

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于其上故齊隨郡

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

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

雪亦曰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理音孤基

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官本

曰按橋近刻訛作喬下同案朱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

作喬箋曰舊本作橋玄趙改橋

酌處操本微素嘗候于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

乎操感知己後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

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

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

為此辭哉悽愴致祭以申宿懷豕列數碑一是漢朝羣儒英

才哲士感橋氏德行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

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官本曰按近刻作廷尉河南吳整等以

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官本曰按近刻

皦述夫何考焉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

皦述夫何考焉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

皦述夫何考焉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

皦述夫何考焉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

皦述夫何考焉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

皦述夫何考焉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

釋改作 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陌場

守長騰為左尉漢陽獮道趙馮孝高以橋公嘗牧涼州感三

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為公之勳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

昭令德光七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元年案朱趙作元主記掾李友字仲僚

作碑文碑陰有右鼎文建寧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

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元元年拜太尉鼎銘文曰朱銘

趙改刊誤曰故臣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銘于

三鼎武功勒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

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

勳焉趙釋曰隸辨曰按後漢書橋玄傳光和六年卒蔡邕集

于光元和元年恐誤也其載鼎銘文云文德銘于三鼎云云乃是蔡邕橋公碑中語非鼎銘文也邕有東中西鼎三銘見于

集申又有黃成銘所云鉞文稱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亦邕銘中語而謂碑文為李友所作豈後人接采邕集誤入他

人之廟南列二柱趙增石字刊誤曰二下柱東有二石羊

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趙增二字刊誤曰石駝上

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彫毀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雕

日飾黃省惟廟頽構麤傳遺墟石鼓仍存鉞今不知所在案朱訛趙改刊誤

水于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水經注

何足據也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

步南流會雖謂之明水絕雖注渙雖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

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趙釋曰太平

注曰雖陽有隕石水一名漆溝左傳云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故老云此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故名隕石水墜處為津今

本無雖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雖水又東斡水出焉雖水

又東逕栗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雖水又

東逕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

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為侯國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漢書

邱地理志瑕邱屬山陽郡而敬邱即太邱屬沛郡注似誤引

也一清按酈氏所言未可非也地理志山陽郡瑕邱下不云

侯國沛郡敬邱下云侯國侯表中無敬邱漢明帝更從今名

侯安知道元所見之本之不作敬邱乎列仙傳曰仙人文賓邑人賣鞞履為業以正月朔日會故姬

于鄉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即此處矣官本曰接近刻脫以

十二月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為業下落以正月朔日會故

姬于鄉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即此處二十二字据名勝志

所引校補又朱箋曰列仙傳云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

為業數取姬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姬年九十餘續見賓年

更壯拜賓問道賓令其至正月朔會鄉亭西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彭跖為侯國王莽之傳治趙增也

社教令服菊花地膚桑寄生松子姬亦更壯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彭跖為侯國王莽之傳治趙增也

日傳治下落也字名勝志世祖改曰臨睢城西二里水南有

校增孫校曰漢志作博治豫州從事皇毓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臨睢長

平輿朱趙作與朱箋李君二千石丞綸氏夏文則官本曰按

作承綸訛作輪案朱趙同朱箋曰郡國高其行而悼其殞

志潁川郡有輪氏縣夏文則蓋其邑人也州國咨嗟旌閭表墓昭敘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睢長左

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

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官本曰接近刻兒作劉伯郎等

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二縣

之間官本曰接近刻脫二字案朱脫趙增刊山澤深固多

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竝隱碭山得道朱箋曰列仙傳云

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

九仙法又云主柱者與道士共上宕山餌丹砂三年得神砂

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 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于是處也京房

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陂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入于睢考睢水與梧桐陂水互相通注故經敘睢水言入于陂今改正 案朱趙作睢趙釋曰一清按睢水豈可云入睢乎漢志云睢水東至取慮入泗注云睢水東南流入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獲水經云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此篇經文入于睢之睢蓋別水支流所匯而非首受葦蕩渠之睢道元故以出入迴環更相通注調停之孫校曰星衍曰入于雅見前雅水文

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為侯

國曰湘成也趙作相成釋曰一清按史漢表並作湘成索隱曰在堵陽然則非沛郡之相王莽更

名郡曰吾符官本日按近刻作更名縣曰吾符亭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朱箋曰舊本作吾符高亭漢地理志王莽改沛郡曰吾符改相縣曰吾符亭睢水東逕

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官本日按共近刻作恭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恭當作共 國府園

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燬死

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為沛郡太守于蕭相二縣與陂

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官本日按溝近刻訛作瀆 案朱說趙改刊誤曰白瀆水當作白溝水見前獲水注水上承梧桐陂陂側有

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入于陂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入迴環更相通注故經有入

水二十一 四
陂之文官本日按入陂原本及近刻亦訛 雎水又東逕彭城

郡之靈壁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壁東即此處也

又云趙釋曰一清 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未

詳官本日按未近刻訛作又 案 雎水逕穀熟兩分雎水而

為蘄水官本日按未近刻訛在雎水上 案朱 故二水所

在枝分通謂兼稱官本日按謂近刻訛作爲 案 穀水之名

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雎水也又云漢軍之敗也雎水為之

不流雎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篤亭也

李奇曰今竹邑縣也雎水又東與渾湖水合水上承留巨縣

之淠趙作 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屆彭

城留巨縣之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巨矣其水自陂南系

于雎水又東雎水南官本日按近刻作雎水 八丈故溝水注

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雎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朱符作

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符離 漢武帝元狩四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元光

表曰邳離屬朱虛此從史記年表封路博德為侯國王莽之

符合也雎水又東逕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官本日按近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雎 昔汝南步游張少失其母及為

縣令遇母于此乃使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

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徵矣雎水又東合烏慈水水出縣西

南烏慈渚潭漲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舊上承蘄水官本

瀆近刻訛作溝 案朱訛趙改刊 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

烏慈水又東逕取慮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雎

睢水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

子劉楚為侯國朱箋曰孫云按史記年表江都易王子劉定國封睢陵侯索隱曰在淮陽趙改劉定釋曰

一清按索隱王莽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

日表在淮陵趙作潼承潼趙作潼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睢陵縣下會睢水官本日按近刻脫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

縣故城南高祖十二年封莊侯冷耳為侯國應劭曰相水出

沛國相縣官本日按相水上近刻故此加下也然則相又是

睢水之別名也官本日按相字上近刻亦衍下字案朱趙

出沛國故加下不名有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下相縣應劭曰相水

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下相水道元誤矣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離沮會同爾雅

曰水自河出為離許慎曰離者河離水也趙釋曰一清按道

離沮甚略殆以不見班志故耶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

澤縣郭外西北離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云去縣十

四里則明有其處矣曾彥和則引爾雅水自河出為離許慎

曰河離水在宋灘之下流入于睢水睢水其沮水與鬼以道

亦引河出為灘濟出為濇求之于韻沮有濇音胡肫明非之

以為濇離皆出豫入徐於竟無涉又云離沮皆濟水所出而

河不與焉故鄭康成欲破周禮職方兗州其浸盧維為雷離

通典不從以濟陽盧縣自有盧水高密莒縣自有維水胡肫

明又非之以周時徐并于青竟不得越青而東有維濟陽之

盧水古不著名周禮多古字靈似盧離似維也且裴駟史記

集解引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閻百詩曰

下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於濟也二水為禹貢著名之

水不容不詮要在雷澤之傍者近是道元注甚鶻突且移而

被之岐西之雍沮專門名家之暨漢武帝元光三年官本日

學疎繆若此真卷中一話柄也漂害民居元封二年官本日

脫武帝二字三說案朱趙同河水南決趙作漂害民居元封二年官本日

刻作武帝元封二年係上案朱趙同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

子決河于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將

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

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官本日按近刻脫此八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漢書此

下有浩浩湯湯慮殫為河句方叶韻殫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

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

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

朱箋曰史記作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

滿久不返兮水維緩官本日按維近刻訛案朱趙作唯一曰河湯湯兮激

潺溪北渡迴兮洪流難攀長菱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二十四字

隕竹林兮榘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口築宮

于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為宣房堰而水亦以瓠

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

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

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

瀆存焉河水舊東決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河案朱同趙改流刊誤曰河字當作流逕濮陽

城東北故衛也趙作地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

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闕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

之都殷相土又都之官本日按相土近刻訛作之相案朱同趙相下增土字刊誤曰當作相土落

土字史記殷本紀昭明卒子相土立索隱曰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傳曰昔陶唐氏火

正闕伯居商邱相故春秋傳曰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

趙釋曰全氏曰帝邱豈商邱耶闕伯之商邱在睢陽非帝邱也王伯厚曰此蓋出于帝王世紀之繆一清按寰宇記云衛

南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古帝邱衛成衛成公自楚邱遷公遷于此酈氏以商邱當之真屬臆說

此秦始皇徙衛君角于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章邯守濮陽

官本曰按章邯近刻訛作沛公案朱趙同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

趙釋曰一清按漢書謂章邯守濮陽耳非沛公也所引張晏註亦抄變其詞元

文是張晏曰依河水又東逕鹹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六

以自環繞作壘也日自固下落又東逕鹹城南六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

字全氏云以先司空本校增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南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縣下有東有鹹城者是也

官本曰按近刻鹹訛作咸又是字南二字誤曰咸城當作鹹城

也是二字當倒互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六字案朱地自洮以南盡曹地也今鄆

朱作甄箋曰一清按傳文是分曹東傅于濟有姚城

官本曰按姚近刻訛作桃案朱趙作桃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姚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名援神契

舜生姚墟應劭曰姚墟與雷澤相近世稱為姚城是也或謂之洮也瓠瀆又東南逕清

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

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脫趙增東都尉治落二字

日魏分立東西兩都尉此為東部都尉治落二字東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

朱箋曰漢地志濟陰郡句陽縣春秋句瀆之丘也音鉤

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縣之小成陽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誤曰句陽下落縣字成陽上落小字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

北四十里是為穀林官本曰按近刻脫林字案朱墨子以

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入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

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成陽近是堯

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朱作南箋曰舊本作西北趙改北半里許實

中俗嘑以為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為堯冢也瓠子北有都關

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為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

名猶經有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賈逵為豫州刺史與諸將

征吳于洞浦有功魏封逵為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斯亭也

朱箋曰魏志云賈逵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

轉耳又東右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沮邱城南官本曰按

沮近刻訛作鉅案朱趙作鉅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

六國時沮楚同音脫趙增刊誤曰同下落音字案朱以為楚邱

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

朱訛趙改刊誤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

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

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

小成陽東垂亭西官本曰按小成陽下近刻衍縣故二字案朱同趙縣改城故東二字乙刊誤曰小

成陽縣之縣當作城故東二字當倒互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孫校曰志有渠字水

首受沛于封邱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

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邱城西考地志句陽廩邱俱

屬濟陰官本曰按句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山陽今據上文與郡國志訂正案朱趙作山則都關無

隸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鄆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官本曰按鄆都漢書

今本作而京杜考地驗城官本曰按杜近刻訛作相案朱

城都作東杜趙改京杜刊誤曰箋曰當

作京相按非也當作京杜謂京相璠及又竝言在廩邱城南杜預耳與洧水篇京杜地名文義正同

推此而論似地理志之誤矣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竝脫理字今據上文訂補案朱趙無

或亦疆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公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大邱經書垂也趙刊誤曰箋曰左傳作大邱按注引經傳俱不誤箋說云

云于義何取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

又東北過廩邱縣為濮水

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

官本日按成近刻訛作城案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朱趙有一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

成陽縣故史記曰武王封弟叔武朱趙作于成應劭曰其後

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

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為西

南稱曰靈臺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都案朱訛趙改刊誤口

文亦作臺後漢書章帝紀注引述征記作靈臺隸釋載此

都字誤也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

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竝列數碑栝柏

數株檀馬成林朱箋曰檀馬或謂檀與駮馬也詩疏云駮馬

駮馬言三木梓榆也諺曰砍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

之相似也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

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

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疎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

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于城為西南在靈臺之東

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

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祠官本

曰按近刻脫祠字案朱脫趙增刊誤見漢建寧五年五月

官本曰按五年近刻訛作四年案朱趙作四年趙釋曰一

清按四年當作五年成陽靈臺碑云建寧五年五月造後漢

書靈帝紀以夏五月己巳始改建寧五年為熹平元年故建

寧無五年也造碑時尚未知有改元事故碑題仍稱五年鄺

以紀元建寧無五年遂作四年豈得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

其實乎抑或後人妄更未可知也

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官本日按近刻脫仲字案朱二冢

間有伍員祠官本日按近刻脫有字案朱晉大安中立一

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竝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

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

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蓋聞疑書疑耳趙釋曰一

有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咸宗永康元年又帝堯碑靈帝

熹平四年又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三碑俱云水經有今本

祇有漢建寧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卽成陽靈臺碑

也上二碑無之蓋缺失矣洪氏适曰成陽靈臺碑篆額靈帝

建寧五年立與堯廟二碑在成陽皆有陰堯葬慶都于成陽

名曰靈臺上立黃屋為奉祠之所漢綴其祀至亡新而繇於

是廷尉仲定奏請興治郡守審晃縣令管遵各遣大掾助成

之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臺為堯母

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注引郭

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

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有堯母冢明矣集古錄曰按皇覽

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

卽成陽也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惟見

于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為城陽獨此碑為成

雷澤人云冢正在城西南蓋述征記誤路史辨帝堯冢曰堯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及范氏志水經注言堯陵慶都陵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耶然述征記云在成陽東南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疆場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母所在有堯冢故名文忠跋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陽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成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而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食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混爲一也

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官本日按池近刻訛作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池御覽引此文作逸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

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水趙作東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按之圖緯于事爲允士安又

云定陶西南陶丘舜所陶處也官本日按近刻脫所陶處三字案朱脫趙增所陶二字刊誤曰箋曰舜一作亭按全氏云非也舜下落所陶二字朱氏但見漢志注有陶邱亭之文故改舜字以遷就之而不知其有脫不言在此緣生爲失瓠河之北卽廩丘縣也王隱晉

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官本

曰按近刻脫一孫字案朱脫孫字下脫會字趙增刊誤曰箋曰今竹書作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邱叛于

趙按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爲太公和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卒田會自廩邱叛

于趙下公孫乃公孫會也今朱氏引竹書作兩公孫孫殺者是而人而叛者又卽其人豈可通乎史記齊世家亦云宣公五

十一年卒田會反廩邱也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官本日按近刻脫會字案朱脫趙增說見上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屑韓師朱箋曰竹書作氏救廩邱及田布戰

于龍澤田師敗逋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田布是也瓠河與濮

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

春秋傳曰烏餘取衛羊角官本日按近刻脫烏餘二字衛訛

誤曰傳曰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朱趙有作天趙刊誤曰箋

落烏餘二字曰天舊本作有按天字不

誤自竇入介于其庫官本日按近刻脫登其城克朱趙

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高魚

魯邑也官本日按此五字近刻訛作今魯邑也四字今廩

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為角逐城皆非

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衛陽晉之道

趙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所謂衛陽晉者以魏境有逕于亢父

陽晉故稱衛陽晉以別之史記秦取魏陽晉是也

之險者也今陽晉城在廩丘城東南朱趙有十餘里與都關

為左右趙有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匈徐

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關趙釋曰一清按此東之亢父則其

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邲都城官本日按漢書春秋隱公五年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邲侵衛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

三年案朱趙作三邲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有故邲都地理志曰山

里有邲都故城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有故邲都地理志曰山

曰一清按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為侯國官本日按史記今

鄉當作縣朱箋曰孫按史記年表金安上封都成侯瑋按漢

書地志山陽郡有城都縣而無都成不審何在趙釋曰按褚

表金安上封都成侯漢表同索隱曰志屬潁川而地理志無

之然金曰碑封稅侯稅屬濟陰安上之封必與日碑附近山

陽濟陰又地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黎縣故

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

魏郡非黎縣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非此黎陽也案朱趙

郡非黎縣也道元蓋抄變其詞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官本日按黎侯

案朱趙有趙釋曰全氏曰詩所謂胡為乎泥中毛云泥中

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汗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瓠河又

東逕廐縣故城南官本日按廐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稭說文

朱趙地理志曰字濟陰之屬縣也褚先生曰漢武帝封金

日碑為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猶謂之為萬歲亭也瓠河又

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

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

此城也

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渠合

瓠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于

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

合官本日按近刻脫此渠受河于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

杜預釋地曰官本日按近刻脫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者

也官本日按近刻脫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睦

也漢興平中靳允為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于徐州張邈迎

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

可立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功

之即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

東俗又謂之趙溝非也

又東北過東阿縣東

瓠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枝瀆枝瀆上承將渠于范縣官本

日接近刻脫枝瀆二字 案朱趙不重一字 趙枝改故刊誤曰當作故瀆枝字誤 東北逕范縣北又

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

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刳齊桓公返遂邑

于此矣 趙釋曰全氏曰事 見公羊非國語

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荏平縣東為鄧里渠

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無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為

鄧里渠

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

河水自四瀆口出為濟水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自

口東北流而為濟又河水注云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

江水逕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即此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

又為改會刊誤曰河水注云四瀆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

東對四瀆口河水分沛亦曰沛水受河也濟水注云河水自

四瀆口東北流而為清清即沛也泗口是四 濟水二瀆合而

東注于祝阿也 官本曰按濟水二瀆四字有舛誤考河水注

合故濟瀆也是河水自四瀆口分流入濟與故濟瀆合

然則二瀆當是故瀆之訛 案朱同趙刪濟水二字

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為二

脈水尋梁鄒濟無二流蓋經之誤

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

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

入于沂

時即沂水也音而 趙釋曰一清按 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

彤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澧水西北入濟 官本曰按近

刻訛作沛下

同案朱訛 卽地理志之如水矣官本日按之近刻訛作曰

沛趙改沛 當作之名 勝志校改 彤如聲相似然則澧水卽彤水也蓋以澧與時合

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

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

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爲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

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

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

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官本日按如近刻訛 時水又西逕東

高苑趙作苑 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側城南注又屈逕其

城南官本日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

齊爲膠西王國都高苑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邑 案朱訛趙

苑縣邑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高苑也 官

字誤日按近刻脫高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高字趙釋

紀及漢志皆云十六年又史記世家膠西王卽齊悼惠王子

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

殺卽地入于漢爲膠西郡又五宗世家膠西王端用皇世子

爲膠西王立四十七年卒國除爲郡而地理志云宣帝本始

元年更爲高密國首高密縣豈膠西國廢復置高密國而改

治者與巨洋水注又云高密郡治桑犢亭世謂之故郡城地

志桑犢北海之屬縣也後 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蓋野溝水

漢郡縣皆廢故續志無之 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

朱趙有 干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爲從城延從字相似讀

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高苑

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

丙倩爲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

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盤陽

官本日按源上近刻訛作

上源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上源二字當倒互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般陽縣應劭曰在般水之陽後魏地形志作盤陽

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于樂安枝流旱

則竭涸官本日按近刻作耗案朱同為春秋之乾時也左

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

于濟朱訛沛趙改沛刊誤曰沛當作沛趙釋曰全氏曰時水

車瀆者其流甚長別見淄水注此道元所以補經也非濟入時蓋時來注濟若濟分東

流明不得以時為名尋時濟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為

謬矣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

官本日按其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蕪蓋後

人因注內言汶水又西南逕蕪縣故城南遂憑臆妄改考注云故不得過其縣南也此句乃舉經文之誤今訂正案朱趙作

言蕪孫校曰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蕪縣故城在縣西北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

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濟故不得過其縣南也趙釋曰

經自謂汶水過蕪縣南耳不云過萊蕪縣南也鄙之詮詁殆自相伐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

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

藥草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草藥案朱訛趙乙饒松柏林藿

刊誤曰草藥二字當倒互名勝志校改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

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斷徑官本日按近刻脫斷過

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

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

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

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

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

之意謂麥邱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

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躊朱趙蹶為之屢眷矣余按麥邱愚

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官本日按此三字近刻訛蓋

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羸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

年公會齊侯于羸成婚于齊也

又西南過奉高縣北官本日按西近刻訛作東案朱趙作

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泰山郡治也官本

日接近刻脫之祀泰山四字案朱脫趙增縣北有吳季札

刊誤日以奉下落太山之祀四字全氏校增縣北有吳季札

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于羸博之間即

此處也從征記曰羸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

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

自昔恆蠲民戶灑掃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惟故

跌存焉官本日接近刻脫故字案朱脫趙

屈從縣西南流

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孫校曰今萊蕪縣俗謂之胡盧堆

淮南子曰汶出弗其孫校曰今萊蕪縣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

矣官本日接近刻作也案朱趙作也趙釋曰一清按高誘

濰見下二十六卷道元以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

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

南逕奉高縣故城西官本日接近刻訛作而案西南流注

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水出分水溪朱不重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

字源與中川分水孫校曰今泰安州南泮水出泰山東南流

逕泰山東右合天門下溪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合字案朱脫趙右改合刊誤曰右當作合

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憇此水水上往

往有石竅存焉蓋古設舍所跨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

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其為高也

如視浮雲其峻也朱無也字箋曰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當有也字趙增

其人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乃知是人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十

四字案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

碌不可見丈尺官本曰按近刻脫直上七里天門官本曰按

案朱趙有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朱箋曰今封禪儀記曰不可丈尺遂至天

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應劭漢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

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官本曰按近刻脫日觀二字案朱

趙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

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官本曰按田字近刻脫在下句龜字下案朱訛趙

乙刊誤曰左傳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龜田二龜山在博字當倒互孫校曰今泰安博城北三里有龜陰埠

縣北朱趙有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故字

案朱趙有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

山南溪南流歷中下兩廟間官本曰按近刻訛從征記曰作階案朱趙作階

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

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

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尺樹前有大井

極香冷異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潔而水旱不減庫

趙作廟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虎

建武十三年官本曰按虎近刻訛作勒案朱趙作勒趙刊

言宜封禪泰山詔不許三十二年正月東巡狩至于岱宗辛卯封泰山

甲午禪于梁陰此云十三年乃三十年之誤也按注明云石

勒建武十三年朱氏以漢建武證之以為當作三十年可晒

甚矣但建武是石虎年號注云石勒誤耳永貴侯張余上金

趙釋曰一清按建武是石虎年號注誤證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

于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

東流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入于汶水四字又東南逕明堂

下官本曰按近刻作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案朱趙同趙

刊誤曰下南字衍文趙釋曰一清按南字義文或漢字之

漢蓋周明堂與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明堂于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

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

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案朱訛

汶如帶圖也古引水為辟離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

孫校曰石汶一名天津河山海經曰環水出秦山東流注于汶官本曰按

江一作海此江字固誤海字亦非當作汶即此水也環水又

左入于汶水汶水數川合注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又西南流

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

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
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

魯連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官本曰按十近刻訛非憂正

室之無柱也官本曰按正室近刻訛作王實宋本訛作王室

作正室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王室按當

焯校改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

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也赤眉渠師樊崇

所保也官本曰按保近刻訛作堡案朱趙故崇自號尤徠

三老矣山東有巢父廟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

增山高十里山下有陂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

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汶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

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孫校曰在今春秋襄公十七年逆

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

過博縣西北孫校曰博縣故城

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取博者

也官本曰按近刻脫齊取二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

齊邑注所左氏傳云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取博杜預曰博

引未備灌嬰破田橫于城下屈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

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龍

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朱無魁字箋曰左傳殺而膊諸城上

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為侯國汶水

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

分水下漑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鉅平縣之陽

關亭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

陽關者矣十五字係重出衍文案朱趙有趙釋曰

水二十四

三

一清按十五字陽虎據之以叛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居已見上此復出之按據亦作据箋說非伐

之虎焚萊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孫校曰淄水今蜀河水

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趙釋曰全氏曰此又

汶水者也鄭樵誤以為萊蕪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

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逕梁

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

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故縣取名焉淄水

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朱趙有泰山之屬縣也世謂

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郟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

志濟北國成本國劉昭補註曰左傳衛師入郟杜漢高帝六

年封董濞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成侯索隱春秋齊

師圍郟郟人伐齊飲馬于斯水也昔孔子行于郟之野遇樂

啟期于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歡夫子善其能寬矣朱

曰列子榮啟期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

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襁褓者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汶

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

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

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性倚伏

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趙釋曰全氏曰按王伯厚云列子

江邊人云狐不渡江釋文史記汶與岷同謂汶江也今

然則非東州之汶 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孫校曰

今泰安縣西南 王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亭官本曰按亭

甯陽縣東北 案朱衍趙刪刊誤上近刻衍池

日池字衍文左傳註校 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

子盟于曲池朱無盟字趙增刊誤曰春秋經文有盟字今校補左傳曰平杞莒也故

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三年案朱訛趙改刊東巡泰山立行宮于汶陽執金

吾耿恭屯于汶上城門基壘存焉官本曰按城門二字近刻訛在于字上案朱趙同

世謂之闕陵城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西注官本曰按

近刻脫西字案朱脫趙而改西刊誤曰而當作西趙釋曰

禹貢錐指元和志乾封縣界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

汶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

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

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

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

嬴汶合牟汶故鄆注不言五汶以小易嬴斯為常矣又有水

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為浯汶據漢志瑯琊

靈門縣有高桑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水出靈門山世

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

縣小泰山北流至濇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邱縣界淮南子

曰汶出弗其流入濟高誘曰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

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一清按五汶之名始于郭

緣生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汶凡有五北汶嬴汶柴

汶浯汶皆源別而流同浯汶遠在瑯琊闕入泰山郡域近志

因之而誤東樵正之是矣乃欲以小汶易嬴汶則非考泰安

圖志嬴汶與牟汶合自萊蕪縣東北流逕縣西南至泰安縣

東北之故縣鎮與出仙臺嶺水會名曰大汶亦曰塹汶東樵

以西北汶為塹汶亦非又西南流與石汶合石汶者環水也又

西南流與北汶合北汶者泮水也濟水篇注云泮水出分水

谿者是也四汶共流而西南小汶水會之小汶出新泰縣東

北龍堂山西流百二十里入泰安縣東南境至縣西南逕徠

徠山南故柴城北而合于大汶尋其川脈即古柴汶之道柴

汶本出梁父縣東西流逕莒裘城又西流逕梁父縣故城又

西流逕柴縣故城又西流逕郯縣北又西流逕陽關城南而

二汶自南注北直水也柴汶出東北以注西南亦橫水也五汶之名不當去贏以郭記李志皆先記之矣道元不別出贏汶者以贏為汶水發源經流也郭記書中屢引之而此獨不從其說未知何故豈亦以其誤數語汶為不足據耶予有五汶考五篇辭多不載

又西南過蛇丘縣南

孫校曰今肥城縣南有蛇邱故城本魯蛇淵置縣

汶水又西洗水注焉

朱洗作洗趙改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洗當作洗克家云出焉當作注焉按出

字不誤洙水注云洗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又云洗水又東南流注于洙水則洗水所注者洙水也非汶水也又西

逕蛇丘縣南縣有鑄鄉城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治鑄鄉故城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宋

本作治鑄鄉按非也蛇邱縣治鑄鄉故城豈可改治為治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

官本按鑄鄉故城豈可改治為治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

此下衍是也二杜預曰濟北蛇邱縣所治鑄鄉城者也

又西南過剛縣北

官本曰按近刻剛訛作岡案朱趙作岡下同孫校曰今甯陽縣北有岡城近汶

地理志剛故闡也

官本曰按近刻剛訛作鄉案朱訛鄉趙改岡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

鄉字王莽更之曰柔

朱趙有也字趙釋曰一清按地理志本本作剛縣故新莽以柔易稱

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謹及闡今闡亭是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今闡二字案朱

無二字趙

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

趙唯此作剛疑傳寫誤縣北剛城

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闡亭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闡亭當作闡亭

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

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

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

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圍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邱

城城下有水魯圍也俗謂之濁須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

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謹是也今俗謂之夏暉城蓋春

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齊侯送姜氏于下謹非禮也
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是字 案朱有是字趙
又增也字刊誤曰傳文曰非禮也此落也字 世有夏暉之

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

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

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

南逕遂城東地理志曰蛇邱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

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邱東北十里杜預

亦以為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邱西北蓋杜預

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謹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

北考古無春名惟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亭東去剛城四十

里官本曰按近刻脫亭字 案朱推 朱作進箋曰璠所注則
脫趙增刊誤曰然是下落亭字 一作推趙改

符並所未詳也趙釋曰一清按推璠所注謂京相璠春秋
土地名也是注既不引其書何為濫及乎

又西南過東平章縣南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脫東字今補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東

平國有章縣落東字孫校曰今東平州東有章縣故城

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六年官本曰按中下近刻
衍和字 案朱衍趙

刪刊誤曰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

二年為東平國王莽之有鹽也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城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城字

文章縣按世本任姓之國也趙增春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城字
秋二字 齊人降章者也故城

日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城字當移在故字之下 在無鹽縣東北五十里

日按縣近刻訛作城案朱
同趙移城字于上不補縣字

肥成縣東北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肥縣東北自源
案朱

志泰山郡有肥成縣肥下落西南流逕肥成縣故城南樂正
成字自源全氏校改白原

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

章帝元和二年鳳凰集肥成朱趙作城句窳亭復其租而巡泰山

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成朱趙作城縣故城西王莽之成富

也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城富按漢書地理志正作成字何舊本之足云其水又西南流注于

汶汶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郭亭也世以此為

郭城非蓋因巨趙作亡趙作新之故目耳

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

于濟孫校曰無鹽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壽張故城在州西南安民亭即州西南十里安山鎮汶上志壽張故城北有安民

也

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

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邱鄉城南邱昭伯之故邑也官本日按邱昭伯近

刻訛作魯叔孫昭伯案朱趙同禍起鬪雞矣官本日按起近刻訛作及

邱昭伯以鬪雞啟禍昭伯亡後案朱趙作及趙釋曰全氏曰

邱始歸叔孫昭子善長誤矣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

氏墮邱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

劭曰古厥國也官本日按近刻脫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

今有厥亭孫校曰寰宇記中都縣漢為東平陸縣亦古之厥國地今邑界有厥亭存汶水又西逕

危山南世謂之龍山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漢書五行

志曰案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

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趙釋曰全氏曰入字注中注一

瓠即報字而宣元六王傳瓠山清按漢志北海郡瓠縣師古曰

報山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又通而為瓠地理志河東瓠

音胡索隱曰即瓠字可證也山脅石一枚朱作丈箋曰漢

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朱作高箋曰漢四尺

官本曰按晉灼曰至此乃東平王雲及后謁曰漢世石立宣

注文此下又屬漢書本文

帝起之表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世訛作書表訛作象又

刊誤曰后謁下有錯簡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十字

字當移于此后謁下落曰字書當作世全氏校正

所祭治石象報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

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趙釋曰何氏曰事在宣元六汶水

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孫校曰此茂都淀陂水之異

名也淀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

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孫校曰寰宇記中都古中都也官本曰

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

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巨野溝又西南入

桓公河孫校曰寰宇記中都縣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桓水

百里通舟運自清水入河以北水西出淀謂之巨朱作巨

溫所鑿故曰桓水俗呼桓河良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次一汶西逕郕

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瀆為澤渚官本曰按瀆近刻訛作

刊誤曰遂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于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

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

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慶

為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郕

鄉城南官本曰按郕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洽下同今據漢書

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洽鄉當作郕鄉師古曰

郕音地理志朱有曰字趙刪刊所謂無鹽有郕鄉者也汶水

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聚漢曰壽

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官本曰按父近刻訛作母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母當作父即趙孝

王也後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十二年官本日按近刻訛

漢書校趙作世祖封樊宏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

須昌城東北穀陽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漆溝水注焉水出

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

憲王倉冢碑闕存焉趙倉改蒼刊誤曰倉元和二年官本日

訛作三年案朱訛趙改刊誤當作蒼後漢書校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

祠坐賜御劍于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為二

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浦下同一

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

流合濟朱作浦箋曰今淮南子云汶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

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

耳

水經注卷二十四

水經注卷二十五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泗水 沂水 洙水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

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

趙釋曰閻氏若璩潛邱劄記曰泗水

出乘氏此出字乃後人所加班固自註原無出字漢書未可輕也一清按地志卞縣下亦無出字孫校曰地理志魯國及濟陰自是兩水不得合為一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

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沈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

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季孫之言以

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

趙釋曰一清按舜後姓姚又賜姓媯此桃墟當因姚墟而訛洙水亦有姚墟媯墟之稱也世謂之曰陶墟舜

所陶處也

官本日按近刻脫陶字案朱脫趙增

井曰舜井皆為非也

趙刊誤日箋日

御覽引此注云皆為此也按道元以舜不居泗上故以陶墟舜井之說為非矣

墟有漏澤

官本日按漏近刻訛

作澤案朱趙有

方

朱趙有

十五里

朱箋曰御覽引此云陶墟舜所陶處也井曰舜井皆為此也墟

有漏澤方

淶水

趙作

淳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

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媯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

官本日按側近刻訛

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

作則案朱訛趙改

數夕之中

官本日按近刻脫一漏字又則字訛

傾陂竭澤矣

朱箋曰御覽引此云阜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

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陂竭澤矣

左右民居

案朱

識其將漏預以木為曲狀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狀

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

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

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

栝柏成林時人謂之原泉祠

官本日按人近刻訛作則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則孫潛校改

人非所究也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日按近刻脫九字案朱脫趙增

季武子取卞日聞守卞者

刊誤日左傳是二十九年落九字

將叛臣率徒以討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

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郚城北春秋文公

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

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于洙水也

西南過魯縣北

朱過作逕趙改刊誤日逕當作過孫校日今曲阜縣治卽魯故城

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側有一城為二水之分

會也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服虔杜

預官本曰按近刻脫服虔二字京相璠下衍曰字案朱同趙增服虔不刪曰字刊誤曰曰下全氏校增服虔二字

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于

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

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官本曰按近刻

脫面字又此句之下衍牆字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閻若璩云正義引從征記泗牆二字作面泗章懷後漢書注亦云

南北朱趙有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闔北門去

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荆棘自闕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為

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

余按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

城北趙釋曰一清按日知錄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

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

魯城門池也从水爭聲上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後人以澗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

以下俱為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之今考道元所記魯城北為泗水則此地當是引泗以為濠而失記之史

記冢記趙增墓字刊誤曰全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于魯

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

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

為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

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

曰孔里孔叢日官本曰按孔叢下近刻有子字係後人妄加案朱同趙刪刊誤曰何焯云子字衍文後

人所妄加黃省曾本無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

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

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

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朱箋曰聖賢冢墓記云孔子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無能名其樹者其樹皆弟子持其方樹來種之有柞枌榦離女貞五味龜檀之屬泗水自城北南逕

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山即顏母

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朱趙有一字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

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

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

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

郊魯侯鴈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

門郭之外亦戎夷死處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

寒而後門與弟子宿于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

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土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

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土并衣哉趙有夷字歎曰不濟夫解

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園人犖有力能投蓋

于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

之楨反覆門上也春秋僖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

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名高門也官本日按改近刻作案朱趙作故其遺基猶在地八丈

餘矣亦曰雩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

雩門蒙臯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會點所

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

昔曾參居此臯不入郭趙作境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

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

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坳周成王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武王案朱趙

同封姬旦于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薛郡漢高后案朱趙

元年為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是文引漢志然實班氏之誤高后以城陽為魯國不以薛郡其時薛郡屬楚

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臺西百

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官本日按近刻似訛

作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以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

帥費人攻魯官本日按近刻脫人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費下落人字左傳校補公入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

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

之堂後世以為廟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

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之

官本日按世近刻作時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漢時全氏校改世希有見者于時間堂

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官本日按近刻此下廟屋三間

夫子在西間東向官本日按間近刻訛顏母朱箋曰舊在中

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

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

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

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

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

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詵問何等

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

所以遺寶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

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

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元年官本日按近刻訛

作二趙釋曰金石錄跋尾曰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案朱趙

詔今以碑考之乃黃初元年詔語亦小異當以碑為正也

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官本日按石近刻

夫箋曰夫舊作尺吳改作夫埠按曹植撰孔羨奉家祀碑云

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趙改戶釋曰一清按原本作百夫

吏卒誤也曹植撰孔羨奉家祀碑作百戶吏卒今是碑載隸

釋闕里志作百戶卒史三國志魏紀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

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

以守衛之與碑足相證明隸釋闕里志所改則非也而顧炎

武金石文字記曰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

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

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然其自注又云杜氏通典作百戶吏

卒三國志同蓋木能審定爾何焯曰亭林但據桓帝永興元

年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不知黃初自置百戶吏卒

未可執此例彼也百石卒史掌領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

六藝雜試通利能奉宏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乃是孔氏子

孫為之百戶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

則守衛之人耳

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趙釋曰

注云廟列七碑二碑無字則五碑有文字可知矣並見隸釋

一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咸宗永興元年一魯相韓勅造

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一韓勅修孔廟後碑永壽三年一魯

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一史晨饗孔廟後碑俱

云水經有故知即是七碑中之五碑也孔宏復闕里志云語

云世遠言湮文獻難徵之謂也曲阜為天下宗國歷代表揚

無遺矣累朝典禮疆域規模陵廟增飾猶多湮沒惟水經注

存漢魏之迹東遊記詳魯疆之槩斯文不亡闕里之幸也東

遊記是元皇慶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有修栝

中紫陽楊奐著

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

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

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

有鈞臺方十步臺之基岸悉石也

官本日按此七字近刻訛作池臺悉石也五字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池字衍文御覽引此注云臺之基岸悉石也今校正

遺基尙整故王延壽賦

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

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

十尺臺南水東西

朱趙有一字

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

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

水又西逕園

朱趙作園

丘北丘高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雉射

龍于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韓雉

曰吾聞之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之

出見虎搏之見龍射

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也

官本日按近刻也上衍者字案朱趙有

又西過瑕邱縣東屈從縣東南流瀛水從東來注之

瑕邱魯邑春秋之負瑕矣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

是也應劭曰瑕邱在縣西南昔衛大夫公叔文子升于瑕邱

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

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民良田也瑕邱之名蓋因斯以表稱

矣會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

也趙釋曰卮林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于時魯有瑕邱何知

衛無茲壟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櫜是防若瑕

邱獨爲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

而終沒大夫卜宥強鄰之陌者也且此處所殺成在邾魯封

域忽入衛事于理殊乖又負夏可爲負瑕則虞舜所遷豈亦

在是乎一清按衛瑕邱在今開州東南三十里秦置濮陽郡

即衛之帝邱成公自楚邱來遷者也公叔之云宜

在彼地道元誤以魯瑕邱當之誠如方叔所譏

海合鄉縣漢安帝永初七年

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和帝永初七年

馬光子朗為侯國官本日按近刻朗作復案朱趙作復趙

年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則復非其名且事在安帝永初七年非和帝永寧九年永寧亦安帝紀年次年之七月即改

建元其水西南流入邾官本日按入邾春秋哀公二年季孫

斯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是也漵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

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

山之陽官本日按近刻脫在字案朱脫趙依巖阻以墉固

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後乃縣之

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趙釋曰全氏曰以鄒為鄒則孔子王

莽之鄒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趙釋曰一清

縣繹邑之所依以為名也官本日按近刻脫以字案朱脫

注校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

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

將家人嶧官本日按家近刻說作處下衍人外寇雖眾無所

施害晉永嘉中官本日按近刻脫晉字太尉郗鑒將鄉曲保

此山官本日按保近刻作逃案朱同趙改刊誤胡賊攻守

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邾公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

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趙作

名曰晝朱箋曰御覽引此注作盡門俱誤門詩所謂保有鳧

嶧者也官本日按有近刻說作其案朱漵水又西南逕蕃

縣故城南又西逕蕃縣故城北孫校曰蕃縣故城在地理志

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邾遷

于薛改名徐州孫校曰郡國志魯國薛城南山上有奚仲冢

孫校曰在今晉太康地記曰官本日接近刻脫奚仲冢在城

滕縣奚山旁南二十五里山上孫校曰後漢郡國志注引地道記作二十

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于此號孟嘗君

有惠喻朱箋曰惠喻當作惠譽即今郭側猶有文冢結石為

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為異見矣郭

水又西逕仲虺城北孫校曰在滕縣東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

仲虺居之以為湯左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

紕為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

郢客官本日接近刻脫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也朱箋曰

楚元王子劉郢案朱脫趙增有下故此為上矣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

薛城西三十里官本日接近刻脫灑水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近刻衍逕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逕字衍文故京相璠曰薛縣灑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

湖陸是也經言瑕邱東誤耳

又南過平陽縣西孫校曰平陽故城在今鄒縣南

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

齊田官本日接近刻脫訖案及宋人伐我東鄙圍

平陽者也王莽改之曰睪平矣泗水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

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

鄉官本日接近刻脫訖案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

里所未詳也

又南過高平縣西孫校曰高平故城在今鄒縣南洸水從西北來官本日接近刻脫

北西案朱訛趙乙刊流注之誤曰北西二字當倒互

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眾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

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為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姜宸英曰此二句是後人所妄加蓋善長既知高平是王莽所改則魏相所封非此高平明矣豈尚引之

乎何焯曰弱翁所封蓋臨淮之高平地志注曰侯國者也予按漢表高平屬柘柘是淮陽之屬縣也一清按今江南宿遷

縣疑是弱翁封邑高帝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封將軍陳錯為橐

侯官本曰按錯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錯史記索隱音指引三

漢書功臣表並訛作橐索隱云屬山陽而臣瓚于地理志云

音拓則橐乃橐之訛耳案朱趙作錯趙刊誤曰箋曰史記

漢書功臣表並作橐侯陳錯為將從擊陳豨有功舊本水經

注亦作橐侯此注改作橐侯未知何據豈鄺君所見史漢別

本有異乎按非也世本史漢表俱作橐侯師古音公老翻而

小司馬則以為山陽之屬縣也山陽之屬縣曰橐臣瓚音之

曰拓鄺在顏前想六朝時漢表元作橐字至唐始誤作橐師

古不能據地理志以正之朱氏乃云舊本水經注作橐此注

改作橐而且挪揄之曰豈鄺君所見史漢別本有異乎一似

舊本更屬他人之書而此注為鄺君所手定借曰異同要是

後來傳寫翻刻之訛朱氏蓋亦知之否乎又史表是陳錯故

索隱曰漢表作錯音指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錯今云史漢

表並作錯豈其然乎趙釋曰全氏曰按八年當作七年陳錯

漢表作陳錯沈氏曰橐今史漢表皆作橐誤也小司馬曰屬

山陽則是橐矣臣瓚曰音拓然師古註漢表讀作公老翻是

唐人已誤橐為橐矣一清按郡國志亦作橐東平憲王傳仍

是橐字橐之與橐未能一地理志山陽之屬縣也官本曰按

定寧得據志以駁表乎案朱趙同朱箋王莽改曰高

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案朱趙同朱箋王莽改曰高

平應劭曰章帝改孫校曰今地理按本志曰王莽改趙作名

章帝因之矣所謂泚水者洙水也蓋泚洙相入互受通稱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互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相入下落互字

又南過方與縣東朱作方輿箋曰方輿晉灼音房豫趙改與孫

校曰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

城陵故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

河水從西來注之

官本日按河近刻訛作荷案朱作荷箋曰荷當作沛趙改河

河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

朱濟作沛趙改刊誤曰沛當作沛孫校曰地理

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縣三蓋自此而止因河水畜為湖澤實沛水之下流耳

而東與泗水

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

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荷故因以名焉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地記之言

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得通稱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沛說文泗受沛水東入淮其所謂沛即河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酈善長云沛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沛合流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故有入沛之文按觀魚臺下臨河水而公羊傳以棠為濟上邑則以荷為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言荷以荷即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即分濟之荷自沛縣以至睢陵即入淮之

泗而皆以為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南為荷水北為濟瀆而泗水篇則自方與受荷以至睢陵入淮皆以為泗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于此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于海故得與四瀆之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而後世地記以荷泗為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辨之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

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

朱作涓箋曰宋本作涓涓水注同趙改涓

涓水從東北來

流注之

地理志故湖陵縣也

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地理志曰故湖陸縣也今改正案朱同趙不

刪曰字陸改陵刊誤曰前漢為湖陵續志云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此引班書不得曰故湖陸

莽改趙作更曰湖陸應劭曰官本日按此下原本及近刻一名並衍尚書二字案朱趙有一

湖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陸侯更名湖陸也官本日按

刻並訛作為湖陵侯更名湖陸也考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

帝復其號又郡國志高平侯國故棗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蓋光武中興凡莽所改即不行用至章帝改湖陵為湖陸改棗為高平偶與莽同以莽不足道故直曰章帝更名耳光武永平二年以棗湖陵益東平國見光武十王列傳注云棗縣一名高平其正文及注兩字皆棗之訛是光武時仍前漢之舊稱棗湖陵章帝已後則稱高平湖陸也今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此條舛誤者入泗淮當作淮泗一也通于河當作通于荷二也水在南當作荷水在南三也尚書二字當在禹貢二字上不當在應劭曰下四也應劭時稱湖陸已久所引應劭語宜為地理風俗記湖陸縣之文一名湖當是一名湖陵校漢書者妄刪陵字以起下文有陵字為更名耳五也倉當作蒼六也為湖陵侯當作為湖陸侯七也更名湖陵當作更名湖陸八也道元此注亦有尚書二字蓋校是書者據漢志訛本增入說文荷字下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而水經濟水內敘荷水云又東南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道元注亦引尚書浮于淮泗達于荷今尚書本皆訛作達于河以尚書及前後漢書水經注互有舛誤彼此紛糾僅就一處訂正終難了徹故備論之案朱趙陸作陵趙釋曰一清按此注全是襲用漢志而又誤者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

達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通于河據說文是達于荷一名湖之湖亦當是荷字蓋仲瑗引尚書之荷以證世本漢書通于河之誤傳寫者更訛而為湖道元不察又加陵字遂有尚書一名湖陵之繆詞此酈氏之疏非應氏之過又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幸沛進幸湖陵則復號不始于章帝抑或史家追書之詞耶更考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後總曰湖陸經文陸字疑亦後人所改泗水又東逕邳鑿所築城北又東逕湖

陵城東南昔桓溫之北入也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桓溫下落之字范擘擒摹

容忠于此城東有度尚碑趙釋曰一清按隸釋有漢荊州刺史

威宗永康元年立洪适曰此碑在湖陸荒野政和王辰巡檢

王當世見之始遷于官廡其後邑令滕君欲徙碑于沛舟三

載而三覆繼因大水漲沒不出劉泗水又左會南梁水孫校

宗儀攝事乃能立之使星亭云泗水又左會南梁水孫校

梁水在今滕縣地理志曰水出蕃縣今滕縣今縣之東北平

東北即趵突泉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川西南流分為二水北水枝出西逕

蕃縣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枝水西出逕蕃縣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文誤也當作北水枝出西逕蕃縣

北西逕滕城北

趙西上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

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

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高祖封夏侯嬰為侯國號曰滕公趙釋曰全氏曰夏侯嬰當為滕令故號滕公非封于滕也嬰封汝陰善長誤矣鄧晨曰今沛郡

公邱也其水又溉于邱焉官本曰按于近刻訛作公案朱單舉之以見義耳縣故城在滕西北城周二十里內有子

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北下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北下

在今滕縣西南十五里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朱箋曰世本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封于滕杜預世譜並同

唯漢書地理志沛郡公丘縣注謂滕是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故水經注仍其說趙釋曰朱氏謀璋箋曰漢志沛郡公邱縣注謂滕是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故注仍其說一清按顏師古亦云未詳其義蓋古傳記齊滅之秦以為縣漢武帝元

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順為侯國世以此水溉我良田遂及百秭故有兩溝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故

城東俗以南鄰于澗亦謂之西澗水南梁水又屈逕城南應劭曰縣古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濟渠官本曰按濟近

刻訛作沛下同又脫渠字案朱訛趙改不增渠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魯國蕃縣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此世本之誤沛當作沛下沛字俱當作沛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魯國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當作沛濟在湖

陸西而左注泗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

互受通稱故有入濟之文闕駟十三州志曰西至湖陸入泗

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稱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涓涓之水下同案朱訛

趙疑即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

水亦無記于南梁謂是吳王所道趙作導之瀆也余按湖陸西

南止有是水延之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

掘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于濟以是言之故謂是水

為吳王所掘官本日按近刻脫謂字案朱非也余以水路

求之止有泗川耳官本日按有近刻訛作自案朱蓋北達

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矣官本日按近刻無矣字案朱趙無吳所浚廣

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假之有通非吳所趣年

載誠眇人情則近官本日按則近刻作案朱趙作廟以今村古益知延之

之不通情理矣官本日按益知近刻訛作知一字誤案朱泗水

又南鄆水注之孫校曰今滕縣東南有郭河又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

者也趙釋曰全氏曰前已言鄆水自湖陸入泗矣此又忽出是

又東趙作又南過沛縣東孫校曰元和志沛縣泗水自西北流入東去縣五十步

昔許由隱于沛澤即是縣也縣蓋取澤為名宋滅屬楚在泗

水之濱官本日按在近刻訛作左案于秦為泗水郡治黃

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

池者也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張晏曰魏郡有為黃縣

故加外也薛瓚曰縣有黃溝故縣氏焉圈稱陳畱風俗傳曰

縣南有渠水于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昭

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稷里宣公

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揚違楚官本日按近刻揚訛作楊違

訛作圍案朱訛趙改作揚楚圍刊誤曰圍楚二字當倒互言入楚圍以致致命于此宋

命楚圍上仍有脫字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趙釋曰全氏曰乘

人懼使華元乘闖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趙釋曰全氏曰乘

牀是左氏傳文趙作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趙作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反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東

闡上猶有華元祠祠之不輟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

逕葵邱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邱宰孔曰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

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官本日按在近刻訛作有案朱君

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兼

葭菴葦生焉官本日按葦近刻作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

東北流逕定陶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邱亭北官本

日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六字訛作經下八字仍

屬注文考之上下皆注內敘黃溝所逕不得承接經文泗水

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

清按此即班固誤以爲衛文公所遷之楚邱而道元因之然

分注云有楚邱亭則以成武本有此名耳乃春黃溝又東逕

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之地詳見濟水注二

成武縣故城南官本日按東逕下近刻有郟城北三王莽更

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郟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經書取

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

殺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郟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爲非禮官本

哀近刻訛作僖案朱趙作僖趙釋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

日一清按傳是哀伯此酈氏誤記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黃溝又東逕平樂縣故城南

又東右合泡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貫城

北官本日按貫近刻訛又東逕已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已善

也縣有伊尹冢孫校曰在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官本日按

時字案朱衍趙刪刊伊尹卒葬于薄皇覽曰伊尹冢在濟

陰已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

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東逕孟諸澤杜

預日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又東逕郟成縣故城南官本日

脫又東二字郟成訛作印城案朱脫訛趙增改仍地理志

城字刊誤曰逕上落又東二字印城是郟城之誤地理志

朱趙有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官本日按告成近

刻訛作郟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郟城字誤故世有南郟北郟之論也又東

逕單父縣故城南官本日按近刻脫縣字案朱昔宓子賤

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日子子得魚

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

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縣為

利父矣官本日按近刻父訛作善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

後人誤寫書地理志山陽郡單父縣莽曰利父師古曰音善甫

作利善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為侯國又東逕平樂縣

右合泡水上承睢水于下邑縣界官本日按睢近刻訛作

趙刊誤曰箋曰一作濰水下同東北注一水上承睢水于杼

按濰濰古字通用詳濰水篇

秋縣界北流趙釋曰一濰按兩濰水俱是睢水之誤漢下邑

南漢杼秋縣在河南徐州府豐縣西北七十五里睢水在縣南

五十里蓋睢河自河南陳留縣東北分河入宿二州二泡之水

夏邑永城以達于江南之豐縣而下入徐宿二州二泡之水

一于下邑分睢者獲水也一于杼秋分睢者穀水也而統謂

之睢則以獲水與睢水合流入泗穀水亦入泗與睢水往復

似致世又謂之瓠盧溝水積為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

合澧趙作豐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澧泡並得通稱矣故地

理志曰平桑侯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官本日按近刻

訛潭趙改澤刊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麗山徒多亡到

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又東

逕大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水分為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

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

流東北逕豐城北東注澧水澧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

水蓋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

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劉義恭于彭城遣

軍主朱箋曰舊本作遣軍王吳本改作軍正並誤六朝時每

其例也今改定稽玄敬北至城規候魏軍魏軍于清西望見玄敬士

眾魏南康侯杜道雋引趣泡橋沛縣民逆燒泡橋又于林中

打鼓雋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

水即泡水之別名也官本日按泡近刻訛作泗案朱訛趙

日濟水入汶謂之清水雖水入泗亦謂之清水六朝所爭皆

泗上之清水而非濟水也其地有曰清西則元嘉二十七年

魏將拓跋建自清西屯蕭城曰清東則魏將步尼公自清東

屯雷城曰清南則天監五年梁將藍懷恭築城清南曰清中

則永明三年齊角城戍主張蒲入清中是也宋沈攸之魏尉

元齊周山圖所爭皆在其地以其為泗水合雖水入淮之地

故亦謂之睢清口秦始皇三年宋將陳顯達引兵入睢清口是

也建元三年齊角城將李安民敗魏師于孫谿渚胡三省曰

渚在清水之濱一清按泡水泡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

橋通鑑俱作苞字蓋文異耳

非也趙釋曰一清按宋史索虜傳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

之軍既遇稽元敬還趨泡橋則自東而西泡水又東逕沛縣

故城南秦末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于此城高帝十一年封

合陽侯劉仲子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漢表傳沛侯濞郭高祖兄劉仲之子後封吳王國除

城內有漢高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為之階

陛尚存劉備之為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呂

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

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乃植戟于門布彎弓日觀布射戟小

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畱決鬪一發中之遂解此即布射

戟枝處也述征記日城極大四周塹通豐水豐水于城南東

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日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

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山陽郡平樂縣淮水東北至沛入泗道元兩引班書俱作泡水准字誤明嘉靖年刊本尚作包字惟去水傍耳循可按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官本日按城近

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

日故縣之縣黃省會本作城

亭長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祖廟官本日按近刻脫祖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高下

落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禡朱禡作禡趙改刊誤日禡字誤刻當作禡

略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高祖之破鯨布也過

之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日遊子思故鄉也泗水又

東南流逕廣戚縣故城南孫校日今滕縣西北有戚城漢武帝元朔元年

封劉擇為侯國官本日按擇近刻訛作澤案朱趙作澤趙釋日全氏日按善長引史漢表之例王子侯必稱某王之名則此文當云魯共王子王莽更之日力聚也泗子擇擇漢表作將今云澤亦誤也

水又逕雷縣而南逕垞城東孫校日寰宇記彭城縣垞城在縣北三十里桓魋墓在縣北二

十七里城西南有崇侯虎廟道淪遺愛不知何因而遠有此圖

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水官本日按枕近刻訛作抗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抗寰西上盡石官本曰按西上近刻訛作上而
字記引此文作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
西上西二鑿而為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
字當倒互
巧夫子以為不如死之速朽也

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

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

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官本

曰按竺近刻訛作基案朱訛仍在南陸東基堪中其石尚

趙改刊誤曰天基當作天竺

光潔可愛泗水又南獲水入焉官本日按獲原本及近刻並

卷二十三汲水內案朱趙作淮孫校作雉趙釋曰一清按

泗水于下邳淮陰入淮所謂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彭城之境

未為淮水所逕疑是雖水之誤杜元凱所謂雖而南逕彭城

水首受汴渠東經陳畱梁譙沛彭城入泗者也

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

見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

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

稱樂大早絕鼎系當是孟浪之傳耳趙釋曰全氏曰按周鼎

李復疑之舊矣且赧王五十九年而亡次年秦始取九鼎見

于周本紀上距顯王四十二年乃惠文王之十一年顯王又

六年而崩間以慎觀王六年至赧王之五年乃武王之元年

其八年武王薨據甘茂傳武王葬周蓋舉鼎絕臙而死則是

時鼎猶未入泗又歷五十一年而九鼎始不保以道里計之

浮河入渭即至秦上豈由泗乎又沉在六十二年之前也其

妄明矣史記封禪書又謂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泗水是周鼎

早在宋也夫周鼎何以在宋太邱之社更不可曉矣且使果

然則事在顯王三十三年又前乎此亦非四十二年又秦始皇

皇紀是祠泗水以求鼎非鼎見也張守節曰赧王十九年秦

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

水其入秦是又一說也泗水又逕龔勝墓南墓碣尚存又

經趙作亞父冢東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巢亭中

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于居巢廳上後更造祠于郭

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傳歷陽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

死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涼馬臺官本日按涼近刻

趙改刊誤曰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慕范蠡之舉

掠當作涼案朱訛而自絕于斯可謂褊矣推考書事墓近于此也官本日按墓

事字上案朱訛趙乙刊誤日墓事二字當倒互

又東南過呂縣南孫校日今徐州北有呂縣故

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

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于

縣白頸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日逆親親厥

妖白黑烏鬪時有吳楚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日呂梁

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于

石梁即斯梁也懸濤崩濟實為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

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嶽之喻未

便極天明矣趙釋日一清按呂梁洪之險道元時已不能如

其石破害運船鑿之使晉太康地記日水出磬石書所謂泗

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

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淺澀常

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行思賦所云官本日

脫機行思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

之積沙者也晉太元九年朱元作原趙改刊誤日晉左將軍

謝玄于呂梁遣督護聞人爽用工九萬擁水立七花以利運

漕者官本日按朱謀偉云花當作埭案朱作七拖箋日拖

當作埭晉書謝玄堰呂梁水植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

之流以利漕運趙拖改隸運漕作漕運刪者字刊誤曰者字衍文

又東南過下邳縣西

孫校曰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

泗水歷縣逕葛嶧山東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場

奚仲所遷邳嶧者也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

沂水流注焉

官本日按流下近刻衍納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日納字衍文

故東海屬縣也

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為楚

王都之後乃縣焉王莽之閏儉矣

官本日按近刻脫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閏儉

下落矣字

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官本日按近刻脫人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日郡下落人字

漢書高帝紀註校增詳本卷今下邳是也晉灼曰東陽縣本

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故張晏曰東陽郡今

廣陵郡也漢明帝置下邳郡矣

趙釋曰一清按漢書高帝紀云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

楚王註引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晉灼曰東陽縣

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初起于

邳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城

人史記項籍本紀裴駢集解引陳涉世家云秦嘉廣陵人

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大司馬石苞

官本日按近刻脫大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司馬

上落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

大字門魏武擒陳宮于此處矣

趙釋曰卮林曰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氏書

引此注蓋未知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

善長之誤也美邠曇所治也昔泰山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

年遇于縣市文章欲歐伯武心神悲慟因相尋問

官本日按尋近刻作詢案朱同趙改刊誤日箋曰風俗乃兄弟也縣為沂泗之

會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

其城西王莽之和樂亭也

官本日按近刻脫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樂亭上落和字漢書

地理志 縣東有徐廟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官本日按即

以即案朱訛趙乙刊誤日以即二字當倒互山上有石室徐廟也武原水又南合

武水謂之泃水趙釋曰全氏曰漢志太山郡南武陽縣冠石

出南入泗水經注則以爲泃水而不云出冠石山至沂水篇

注云治水出南武陽之冠石山顧不云入泗而云入沂其舛

錯如南逕剛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原水口也孫校

東加水源發費縣西泃水在嶧縣治北抱犢山東南流至

三合村與東泃合又南合武河至邳州入泗謂之泃口又

有桐水趙釋曰一清按出西北東海容邱縣東南至下邳入

泗泗水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官本日按逕近刻訛作至

會本王莽之從德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

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趙釋曰金石錄目錄百四十九

十漢陳球後碑百五十一漢陳球碑陰隸釋跋曰水經云下

邳陳球墓前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造此所見皆故吏

故民而無管華姓名豈與劉寬碑相類其一則弟子所立乎

又云陳公兩碑皆在淮陽莫識爲先後趙氏但有一碑陰而

水經謂墓前有三碑似亦指碑陰爲一碑也一清按洪景伯

之言非也酈注明云墓前有三碑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今

隸釋所載二碑皆無管華姓名則弟子所立一碑初平四年

已亡故金石錄僅有二碑而乃以碑陰充數何耶

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雖陵夏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

于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

爲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

其城南故下邳之宿預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康義矣趙釋曰

水經注引漢志有爲今書所無者或是闕文然亦有絕非闕

文而出于酈氏之妄者西京無下邳郡下邳東海郡之屬縣

耳安得下邳郡有宿預縣乎本無此縣又何以云王莽更名

運軍儲而為邸閣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後省為成梁將張

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修郭趙郭改廓刊誤日郭當作廓漸

其四面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

又東南入于淮孫校曰在今清河縣入淮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為黃河所經尚書淮會于泗之文不可

矣考

泗水又東逕陵趙作凌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

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城臨泗水官本日按城字近刻訛在北字上案朱訛趙乙刊誤曰

箋曰一本無城字按非也下城北二字當倒互昔蓄邱訢飲

於文是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句城臨泗水昔蓄邱訢飲

馬斬蛟眇目于此處也朱箋曰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蓄邱

入水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吳越

春秋作椒丘訢云訢為齊王使吳過淮津飲馬於淮水神取

其馬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

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

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

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孫校曰角城縣故城在

中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

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孫校曰史記索

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官本日按二近刻

趙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官本日按北近刻訛俗

謂之魚窮泉朱作山箋曰御覽引此三源作二源屯水作北

川小阜下有泉俗名狗泉是南原也其水東北逕馬俱東南

頭固山有泉東流注之北望沂山五十里是北原也

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

南流

官本日按近刻脫流字

案朱

左合桑預水水北出桑

預山東注于沂水

朱注作流箋曰一作

沂水又東南螳螂水

入焉水出魯山

朱無水字趙增刊

東南流石注沂水沂水又

東逕蓋縣故城南

朱無下沂字趙上水字改

東會連綿之水

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

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

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

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雙

巒齊秀圓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

官本日按

作苑下同

案

與小沂水合

官本日按近刻脫小字

朱訛趙改下同

增小孟康曰縣故鄆邑

官本日按鄆近刻訛作鄆下同

作鄆今

今鄆亭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吉為

東莞侯

官本日按子近刻訛作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

漢表皆作子注云弟誤也

魏文帝黃初中立為東莞郡

書地志云太康元年分瑯琊置

東莞郡此云黃初中立未詳

伐廣固登之以望王難

官本日按此二字有舛誤朱謀埠云

卷案朱作王

魏南青州治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

今城北鄆亭是也

趙釋曰全氏曰按十三州志曰有東西二

魯所爭為東鄆此邑是也亦即汶

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

陽之田所謂鄆謹龜陰之田者也

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

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小沂水出黃孤

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與閭山水合水

出閭山東南流右佩二水總歸于沂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

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春秋時莒地官本曰按近刻脫春秋時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下落春秋時三字左傳莒人歸共仲于魯官本曰按近刻脫左傳二字

時密水東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時字下同案朱及密而死是也

南漢封魯孝王子強為東安侯趙釋曰一清按漢表彊時密

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孫校

日五女山在今蒙陰縣西南有桑泉水出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東南注于

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

公九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杜預曰東莞蒙

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

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與雙固

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趙釋曰一清

非入涉及入濰之水于東逕蒙陰縣注桑泉水又東南官本

欽以為齊有三汶是已盧川水注之官本曰按盧近

乙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盧川水注之刻訛作盧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盧川當作盧川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太

山郡有盧縣即濟北王國都也城陽國有盧縣即是注所云

盧川水者也盧為周禮職方兗州浸之一班氏遺之師古則

日盧水在濟北盧縣今考太山之盧縣無盧水而城陽乃有

之得毋師古偶誤以城陽為濟北耶又瑯邪郡橫縣亦有盧

水入濰然其源流似遜于城陽之盧竊謂師古所指為城陽

無疑也今本漢書城陽之盧作盧水出鹿嶺山東南流左則

二川臻湊右則諸葛泉源斯奔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

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緡為侯國

官本曰按子近刻訛作弟緡訛作稀案朱同箋曰漢書王

子侯表云城陽共王弟緡封雷侯埒按盧與雷古字通用周

禮二一五

三

禮廬維續作雷雍是也趙改子仍稀釋曰一清按漢表作雷
侯稀也對子茂鄭康成破周禮雷維爲盧維雷盧字通用又
本表王里也陽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
而注以爲城陽

桑泉水又東南右合蒙陰水官本日按陰下近刻衍二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二字衍文

水出蒙山之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蒙陰山案朱同趙
改刊誤曰水出蒙陰山當作蒙山之陰

北流昔琅邪承宮避亂此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

黍者捨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朱趙無沂水又南逕陽

都縣故城東孫校曰地理志術水入沂自縣故陽國也齊同

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

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陽都縣南東

注沂水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

者也

南過瑯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孫校曰臨沂開陽故

沂水南逕中邱城西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左傳曰書不

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瑯邪有臨沂縣

故屬東海郡有治水注之官本日按治近刻訛作洛下同

泰山郡南武陽縣冠石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

治水所出洛當作治下同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孫

曰冠石山在今費縣北費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

地理風俗記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有祠

朱作有蒙祠趙刪蒙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校衍蒙字趙釋

曰一清按漢志太山郡有蒙陰縣禹貢之蒙山卽在其西南

祠治水又東南逕顛與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顛與城季氏將

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社稷之臣官本日按近

刻此下有也

字案何以伐之爲官本日按近刻無冉有曰今夫顛與固

朱趙有

案朱趙無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

案朱趙無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

而便近于費者也治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

海之屬縣也為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師襲魯

弗克後季氏為陽虎所執弗擾以費畔即是邑也漢高帝六

年封陳賀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

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從水斤聲呂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

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為謬矣故世俗

謂此水為小沂水治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

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

預釋地曰祊鄭祀泰山之邑也在琅邪費縣東南治水又東

南流注于沂趙釋曰一清按善長既引漢志以為治水為出

也泗水篇有武水云至下邳入泗而其出不云南武陽之冠

石山乃云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謂之泗水已耳此注彼治水

于臨沂之下殆因漢志東萊曲成縣出陽邱山之治水云南

至沂入海之文而誤也顧宛溪為之說曰泗河有二東泗入

沂西泗入泗蓋泗沂交會之處故有此繆今按西泗河出嶧

縣之君山即在嶧縣界中與東泗河合遂南入宿遷境今為

運道其流甚盛而東泗河源出費縣山中或云出榜山蓋即

今芙蓉湖其流稍短然則西泗河即漢志冠石山之治水無

疑總與東萊曲成出陽邱山之治水無與也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邾

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邾盡俘以歸邾子曰余

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

又東過襄賁縣東孫校曰襄賁故城在今沂州西南屈從縣南西流官本曰按近刻作西

南流案又屈南過郟縣西孫校曰今郟城縣西南有郟縣故城

朱趙同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于襄賁者也

王莽更名章信也郟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郟

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婁趙釋曰一清按三字注中注問曰少昊鳥

名官何也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官本日按近刻無黃帝矣字案朱趙無

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紀少皞瑞鳳鳥統歷鳥官之司

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釋曰一清按竹書是晉烈公六年當周威烈王之十二年

越子末句滅郟以郟子鳩歸朱箋曰今竹書紀年晉烈公六年於越子朱句伐郟以郟子鳩

歸趙末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郟郡漢高帝二改朱

年更從今名趙釋曰全氏曰按郟非秦郡而秦已有東海郡治郟史記陳涉世家云圍東海守慶于郟是也

此蓋承應即王莽之沂平者也

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孫校曰良城故城在今邳州北

下邳故城今州東三十里

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

不可以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

水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

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

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處也建安二年曹操

圍呂布于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

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孫校

日今本蓋字誤也趙釋曰一清按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漢

景帝中五年封后兄王信爲侯國官本日按近刻脫王字案朱脫趙增又朱中下有

元字趙刪刊誤曰元字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公八

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爲新泰縣也

西南至卞縣入于泗

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

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至于下趙增勝母二字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

其名也朱箋曰史記鄒陽傳注引尸子曰孔子至勝母縣暮矣而不宿而淮南子及鹽鐵論並云里名勝母曾子

不故論語比考識曰官本日按語比二字近刻訛作撰字案朱趙同水名盜泉仲

尼不濑卽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

西西南入泗水亂流朱無入字箋曰此西南二字疑衍或有脫誤趙改而與刊誤曰西南全氏校改

而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

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朱作此趙改北刊誤曰此當作北是謂洙泗之間

矣春秋之浚洙非謂始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

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爲水門官本日按古近

刻作又案朱作又趙改右石門下朱趙重門字朱箋曰此門字疑衍趙刊誤曰又黃省曾本作右跨于水上

也西南流世謂之杜武溝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

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

奔者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者下落也字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

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

也官本日按近刻脫一閭字案朱趙無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

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又南

洙水注之呂忱曰洙水出東平陽官本日按近刻脫陽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

地理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落陽字上承汶水于剛朱趙作剛下同縣西闡亭東爾雅

曰汶別爲闡其猶洛之有波矣

朱作其曰洛之波矣箋曰一作其由洛之有波矣趙依改

其由泚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有盛鄉城

者也又南逕泰山寧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

王子劉恬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恬作恢索隱曰表在濟南今漢表無濟南字地理志泰山郡寧

陽縣曰侯國是也王莽改之曰寧順也又南泚水枝津注之水首受

泚趙增水字刊誤西南流逕瑕邱城北又西逕寧陽城南又

西南入于泚水泚水又西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

侯二十年韓將舉與齊魏戰于乘邱朱箋曰史記世家趙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

魏戰死于桑邱漢地志太山郡有桑邱乃史誤也趙釋曰一

清按史記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

裴駰集解引地理志云泰山有桑邱縣今漢志是桑邱桑乘

字形相近致訛又韓世家宣惠王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六國

年表同韓宣惠王之八年乃周烈王之四十四年實趙武靈

王之元年也去肅侯之二十三年事隔兩朝年歷三週舉爲

趙將前已敗死又復爲韓將以與魏戰可怪也是以徐廣曰

韓將夫韓將而何以書于趙世家乎索隱曰舉是韓將而紀

年云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此亦爲史遷作調人耳考之

紀年則又不合當周威烈王之十六年正晉烈公之十年齊

田辟與邯鄲韓舉戰于平邑獲韓舉然則舉是趙將稍可據

其時韓武子趙獻侯田齊宣公耳年數相去八十六年之久

舛錯如此索隱引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而韓又無威王

卽此縣也漢武帝元朔

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表

在深澤今漢表作乘邱無深澤字蓋桑乘字相似然中山之

封何以在魯宋之郊蓋善長所見之漢書已脫誤矣今直隸

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安肅本漢中山國泚水又東南流注

北新城地將夜之封宜在彼而此則非也

于泚泚水又南至高平縣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不

水經注卷二十五

水經注卷二十五

